

父亲的惊蛰

□ 李鹏

春节刚过便有微雨淅淅,大地复苏。黄河流域真正的春天从惊蛰就开始翩翩起舞了。

当喧闹的春节日渐冷清,母亲忙碌的身影也得以片刻的安宁。所以就辛苦而言我一直认为春节是属于母亲的。然而具有早春标志的节气“惊蛰”理所当然就是父亲的了!

自从懂事起在父母的影响之下,早已把二十四节气歌背的是滚瓜烂熟。如同刻在骨子里的印记顺口拈来终生不忘。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也随之而加深。

我们所处的地理纬度大约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流域。这里四季分明,作物也名目繁多,正好都与农历的节令相符。再则古老的晋南大地,人文积淀深厚,循着尧舜禹和后稷稼穡的足迹走来,古阴历也许就是诞生于此呢!当北方冰封雪飘南方百花争艳之时,

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恰恰与二十四节气歌描绘的完全一致。时值惊蛰百草萌发、枝着芽苞;地下蛰虫始鸣、空中大雁北返。虽然农村常言,忙一年不忙一节。可是父亲严格按照时令走,如果立春在上年末,那一定是春耕大忙来得早。记得有一年我们正月初五就开始给秋地拉农家肥了,为春耕打基础。

惊蛰期间,最具盛大的事宜莫过于收拾红薯育苗床了。有多年我都是配合父亲很严肃地在惊蛰这一天开始的。

那个年代红薯在我们古老的凤塬是占重要位置的。因为凤塬水利条件落后,都是典型的旱作农业。温饱可以,搞经济靠什么呢?红薯抗旱、抗逆、稳产、丰产、用途广泛,如果深加工成粉面粉条经济效益更高!所以勤劳的凤塬人民都把精力集中在红薯上。

每每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广袤的凤凰

塬上到处是晶莹雪白的粉面。等上几日又被漫山遍野晾晒的粉条所代替。那景致真的是蔚为壮观煞是喜人!

忘不了,供学生靠的是红薯、盖房子靠的是红薯、娶媳妇靠的还是红薯。红薯在凤塬人民打经济翻身仗中功不可没!那时在政府街高高耸立的跃进门上是“华北红薯第一乡”雄劲有力的大字。

大面积种植红薯,那红薯苗的需求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年红薯育苗的工作是不敢有半点马虎的!一般都用沙土火炕,稍微迟点也不要紧。但是父亲是在粪土冷床育苗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也有火炕的通道但不多烧。省时、省力、省投资,出苗率也高,苗情肥壮小有名气。但是在时间节点上是万万不能马虎的。

每年的惊蛰是专属父亲的。此时此刻一

年农事将开,父亲拍拍他沾满泥土的双手,威武地如同站在沙场上的将军!我们也全力配合,干到叫劲处艳阳高照棉袄脱掉,脸上也汗迹点点,这是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欣欣向荣。

今年雨水调匀,冬有瑞雪春夜喜雨,恰在惊蛰之日赶回几近消失的小村。院落依旧却不见乡亲们熟悉的身影。过去遗留下的育苗红薯苗池子也坍塌成一堆废墟!父亲老了双目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虽然摩拳擦掌却找不回当年的廉颇!

他无奈地张望着远处的秋地,任由其秸秆横卧、杂草丛生,我告诉他,等几天专门安排时间回来整治。他不无质疑地应了我一声。瞬间,感觉到属于父亲的惊蛰是如此地一片荒凉,随风也生出了几分寒意……

雀声叽叽

□ 程蝴蝶

前院屋檐下的那群麻雀和我朝夕相伴了十二年,它们杂乱无序也不婉转的叫声,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天清晨,麻雀们出窝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跃上屋檐,喳喳喳喳的欢叫一通,然后,一阵风似的飞向西北边的旷野觅食。黄昏的时候,它们会陆陆续续飞回来,吃饱喝足的雀儿们并不急着入窝,落在屋檐上又是一阵欢叫,仿佛在相互交流着一天里的所见所闻。2017年的那一场大雪后,我便再也没有听到它们的叫声,更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

那场雪出乎意料的大,午后开始飘落。雪花细碎,落地即化,不像是天气预报中所说的暴雪的样子。岂料一夜之后,积雪竟有一尺厚,气温也骤降了十多度。清扫着院中的落雪,我有些担心屋檐下的那群麻雀,在这恶劣的天气里,它们是无法找到食物的。

我把花坛围墙上的积雪清扫干净后,放了半个馒头在上面,然后回到屋子里,静等雀儿们叽叽喳喳的来啄食……

以往,下连阴雨或下雪的天气里,我都会这么做,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它们看不到。前院的房屋是两层楼房,这群机灵的麻雀在雨雪天里常把它们的小脑袋探在窝外,我在院中的一切活动它们看得是一清二楚。

每次我前脚刚进屋,它们就迫不及待的飞下来,先站在高高的围墙上,一个个晃着小脑袋左看右看一番,确信没有危险后才会落在花坛的围墙上叽叽喳喳的抢食吃。有的雀儿吃饱后还会衔上一

块,迅速的飞回窝里。看到它们匆匆离去的身影,我常想,窝中是羽翼未丰的儿女?还是已然老迈、无法外出觅食的父母?

夏天的一个清晨,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被一阵喳喳的叫声所惊扰,透过窗户往外一瞧,发现一只小麻雀落在我的花坛里。这是一只正在学飞的小麻雀,羽翼已经丰满,只在嘴角残留着些许嫩黄。

这是一只幸运的小麻雀。每年夏天,屋檐下都会跌落三五只小麻雀,它们身上的羽毛少的用手指就可以数得过来,它们甚至连眼睛都来不及睁开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每次清理这些小麻雀的尸体,我都会埋怨老麻雀的愚笨,也不知道把窝建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小麻雀惊恐地扇动着翅膀,试图飞回窝里,几次尝试都只飞到一米多高就跌落下来。小麻雀绝望地站在一株矮小的凌霄花藤上大声叫着,墙头上一对老麻雀也起起落落急促地叫着……

我本想着抓住小麻雀,把它抛向屋檐,然后它就可以展翅飞回到窝里。可是没想到我一出来,不但吓到了那对老麻雀,连那只小麻雀也惊慌地在花树间藏来藏去。我无计可施,只得返回了屋中。就这样,一整天里,只要院中无人走动,他们一家便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傍晚的时候,我担心小麻雀被夜里觅食的老鼠或邻家的大猫吃掉,就跳进花坛努力地想要捉住它。小麻雀在花树间跳来跳去,最后钻进了一处砖缝里,我够不到它,只好作罢。

第二天天刚亮,两只老麻雀就迫不及待地飞下屋檐,站在墙头急切地呼唤着小麻雀。小麻雀从昨夜的藏身之地钻出来,跳上一根矮树杈后也喳喳地应着,叫声里少了昨日的慌张,仿佛一个淘气离家出走的孩子,已然适应了新的环境。老麻雀听到回应后,一夜的担忧牵挂一扫而空。片刻的安宁后,两只老麻雀一前一后飞走了。小麻雀在花树间跳来跳去,偶尔也扇动翅膀想要飞得更高。看到它平安无事,我竟像那两只老麻雀一样感到欣慰!

两只老麻雀再次飞回来的时候,嘴里衔着食物。它们犹豫地站在墙头,不敢贸然飞下。看到这情形,我尽量不去打扰它们。老麻雀确定安全后才飞入花坛,把食物快速的喂给小麻雀。这样往返两次后,小麻雀的肚子已经填饱了。这聪明的小家伙便自顾自地在小花坛里蹦来跳去的玩,只要我不靠近,它准许我远远的看着它。黄昏

的时候,老麻雀又来喂了一次食。

夜里下起了小雨,天亮之后依旧没有停歇的意思。细密的雨丝足以阻挡麻雀们外出觅食,我拿了半个馒头放在花坛的围墙上。一会的功夫,馒头就被雨水泡化了,麻雀们瞅中时机,一哄而下,半个馒头瞬间被吃得精光。在这样的哄抢中,那两只老麻雀是无暇顾及到花坛中的小麻雀的。估计这会它正在花坛中抬起头,眼巴巴的望着呢。

担心小麻雀还饿着,中午的时候,我悄悄地往花坛里放了一小块馒头。小麻雀很快就发现了,它藏在花藤下享用着我投给它的美食,反倒比屋檐下的麻雀们幸福多了。这块馒头足够它度过三四天的时光。

也许是看到了我给小麻雀投食,此后的几天里,老麻雀们只在墙头问候似的喳喳叫两声,再没有下来喂过食。小麻雀也是爱答不理的回两声,依旧在花树间扇动着翅膀飞来跳去。

天气晴好的时候,麻雀们依然会在清晨和黄昏为我送上一曲既不整齐也不动听的交响乐,我已经习以为常的享受着这份热闹了。

那天黄昏,麻雀们的叫声异常的热烈,似乎在庆祝一件大喜事。有两只麻雀几次飞落半空又急急的飞回屋檐,叫声欢喜而又急切。我突然醒悟,这是老麻雀在呼唤小麻雀回窝呢!在小花坛里待了一周的小麻雀,似乎并不想回窝,可能对自己的飞翔能力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吧!老麻雀的叫声又让它焦躁不已,在花树间飞来跳去的小麻雀终于鼓足勇气,喳的一声跃上了墙头。它欣喜的叫了两声,摇晃着小脑袋回头看了看我,似乎在向我炫耀,又似乎在向我道别,然后,它双腿用力,双翅使劲向后一收,直冲屋檐……

放在花坛围墙上的馒头没有一只麻雀来吃。天气太冷了,可能它们不想出窝呢!馒头冻得硬邦邦的,晚上我把馒头带回家,第二天掰碎了洒在花坛的围墙上,这样麻雀们吃的时候就能不费力气地吞下去了。可是,一整天里,麻雀们依旧没有飞下来抢食这些馒头渣。已经两天了,它们真的不饿吗?清晨和黄昏都这样的寂静,是从来没有的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我的心头。难道在大雪之夜,它们就被冻僵了?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天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它们是真的离开了!

在清晨和黄昏,望着空荡荡的屋檐,我常常想起那群麻雀。想起它们春天里求偶时欢快的打闹;想起它们夏天养儿育女的艰辛;想起它们在恶劣天气里的无助……这群弱小、普通、可爱的鸟儿,我多想它们只是冬眠了,然后在春暖花开之际苏醒,依旧在清晨和黄昏为我一展那并不婉转的歌喉……

